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高等教育新论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Eight 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Views

——多学科的研究

[美] 伯顿·克拉克 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郑继伟
张维平 张民选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高等教育新论

——多学科的研究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Eight 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Views

[美] 伯顿·克拉克 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郑继伟

张维平 张民选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美)克拉克编著；
王承绪，徐辉等译. —2版.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12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书名原文：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ISBN 7-5338-3534-4

I. 高... II. ①克...②王...③徐... III. 高等教
育-教育理论-研究 IV. 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501 号

责任编辑 周俊

装帧设计 王大川

责任出版 温劲风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高等教育新论

——多学科的研究

[美]伯顿·克拉克主编

王承绪 徐辉 郑继伟 译
张民选 张维平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5 字数 230000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

ISBN 7-5338-3534-4/G·3501

定 价：15.00 元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编译委员会

总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力 杨 明 吴雪苹

何曙荣 汪利兵 张民选

张维平 郑继伟 顾建新

黎学平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总序

经历了千年风雨后,西方大学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里,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大学自身及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作用不断提高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学者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问题,包括它的历史、作用、职能、理念、体制、政策及所面临的困境,等等。有关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对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大学自身的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理论,并联合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翻译了《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

论——多学科的研究》、《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和《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等高等教育研究名著。在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这项研究工作对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纷纷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点、硕士点不断扩大,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日益成熟起来。相比之下,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薄弱。国外许多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著作——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还是近些年的——目前在国内仍知之不多。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为此,浙江大学教育系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选译了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供国内同行和广大高教工作者研究参考。

对研究、翻译和出版国外高等教育名著这项重要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自始至终给予大力支持。在《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浙江教育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1999年6月

译者前言

本书原名《高等教育的观点：八个学科的比较的观点》，这是八位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的集中研究成果。八位作者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伯顿·克拉克教授为首，代表八个学科的观点，即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文化的观点、社会学的地位观点、科学社会学的观点和政策的分析的观点。八位作者都具有若干国家的高等教育实际工作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有关比较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为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伯顿·克拉克教授便是比较高等教育这一研究新构想的总代表。本书以《高等教育新论》命名，就是为了体现这个新的构想。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八百年来高等教育改革最广泛开展的时期。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也蓬勃展开，“扩张”、“试验”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由于经济衰退和出生率下降等原因，西方高等教育陷入“退却”、“紧缩”和“衰落”的阶段，高等教育研究转向回顾过去、崇尚传统，很多人对高等教育的前途深感忧虑。专家们预言，十年以后西方

高等教育将出现复兴,需要对高等教育进行深入的、多学科的、跨国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克拉克教授提出了这个多学科、跨国家研究高等教育的新构想。

高等教育事业是全社会关心的事业,又是极其复杂的事业。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不仅从事教育的人要参加,还需要从事其他专业的人参加;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既要看到高等教育的各个局部,又要看到高等教育的整体。因此,在集体研究的组织形式上出现了新的格局:八位专家各摆自己的观点,联系高等教育实际,提出专题报告;邀请撰稿人和其他专家举行研讨会;主编根据研讨会结果撰写导言和结论而成立专著。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采用社会科学方面的观点,取代通常的问卷、访问、历史文献分析、实验室实验以及统计分析等研究技术。

本书介绍的八个观点,除了比较常用的历史的观点和经济的观点以外,其余六个观点多数只是最近才运用于高等教育的研究,其中组织的观点、政治的观点和社会学的观点,近年来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对于这八个观点,克拉克教授在导言中作了扼要的介绍,提出了每个观点的中心思想。本书第一章至第八章是八位专家的专题报告。第九章结论,把八个观点联系起来,归纳为四个方面:政治与市场、机构与文化、科学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政策和管理上的运用。

本书提出的研究高等教育新构想,采取多学科的观点和比较的观点研究高等教育,有助于我们扩大对高等教育的视野,提高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可以从中汲取对我国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有益的经验。这不仅反映在研究方法方面,尤其反映在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方面。具体地说,

现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同志,除教育专业以外,应加学一两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社会学和组织理论。当然,作者的部分观点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目前在教育经济学方面已建立了学科分支和学会,教育社会学尚待发展和筹建,组织理论如何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仍属空白,我们将陆续介绍。另外一方面,希望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同志愿意同时从事高等教育的研究,充实和壮大高等教育研究的队伍。本书的编译,目的当然首先在于介绍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如果能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在知识结构上有所变化,从而加强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那就是编译者的期望了。

克拉克教授对本书中文版的编译工作非常支持和关心,并为中文版写序。借此机会,我们对克拉克教授表示深切的感谢。

王承绪

1987年12月

中文版序

伯顿·克拉克

本书以 1982 年夏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的论文为基础加以撰写,于 1984 年春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出版以来,在欧美广为传诵,其读者包括瑞典、挪威、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学者、学生和感兴趣的行政官员。它所受到的欢迎和它的明显的用处,对本书中心部分各章的作者和负责导言及结论两章并统编全书的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

本书中文版的问世使我们深感喜悦。它使很多以中文为母语的广大专家学者注意到我们的工作,从而使本书为更广大的读者所使用。中文版也标志着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加入高等教育的跨国分析的行列。

因此,我对王承绪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为出版本书中文版付出的巨大努力非常感激。翻译工作无疑总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当使用专门的学术概念时,翻译工作一定倍感困难。本书八种不同观点,各有其专门的术语,必须战而胜之,还要使译文明白易懂。我愿代表珀金、威廉斯、柯根、屈罗、比彻、施瓦茨曼、塞里奇和我自己,对所有在把本书译成中文的工作中贡献力量的人表示感谢。

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在本书导言和结论两章中所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的专业所展开的广泛的

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高等教育的基本工具,不管这个学科是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都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们应用到高等教育部门。每一观点有它独特的优点,也各有其缺点。我们需要了解那些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利用这些优点,我们可以发展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意识到这些缺点,我们可以避免每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的“井蛙之见”和缺乏辨别力。教育家们可以在这些观点中自行转换,利用不同的观点解决不同的问题,或进行不同的争论。他们可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无论什么方式把这些观点结合起来,丰富他们自己的见识,提高他们对可能不被注意的微小差别的敏感性。

也许高等教育研究方面有一个重要而且微妙的问题在本书中强调得不够,这就是在国家学术系统中如何作出决策和如何进行控制的问题。权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包括集权和分权的各种形式、专业的(教授的)权力和各种官僚与政治的控制形式的结合、个人监督和学院集体决策等等。现在大家都懂得,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有着多样的目的和模式。研究工作本身是一项极其开放的活动,难以事先作出判断,也难以进行整理。因此,在一个有效的系统中,控制一定是异常松散的、多方面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在高等教育的跨国研究中,我们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探索和更好地了解那些指导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们的活动的实际决策模式和控制模式。这个任务,值得最有才能的人去艰苦努力;要完成这个任务,无疑需要应用本书所提出的各种学科的观点。

(王承绪译)

目 录

译者前言	王承绪 1
中文版序	伯顿·克拉克 1
导 言	1
第一章 历史的观点	23
第二章 政治的观点	50
第三章 经济的观点	74
第四章 组织的观点	105
第五章 地位的分析	130
第六章 文化的观点	171
第七章 大学的科学活动	208
第八章 政策的观点	242
第九章 结论	267
附 录 参考文献目录	290

导 言

伯顿·克拉克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比 25 年前提高了。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已呈几何级数增加，在行进中的知识前面奔驰。这种令人困惑的差距有许多来源。在近代社会的许多有组织的部门，各项任务急剧增加，各种职责日益模糊。许多观察家和分析家都惊异地谈论到事务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确定。在高等教育的内部，学术研究的紧迫号令，在旧的知识领域内部迅猛地创造出新的知识领域和神秘的学术专业，使国际学术中心的许多名牌大学和学院的基础不断分化，然后向下扩散到自己国家的其他大学和学院，向外扩散到其他国家。仅仅基于这些原因，如果我们要领会学者们在做些什么，每年就有很多东西要了解。近代高等教育规模的迅猛扩张，更增加了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高等教育规模和范围的变化，以学生和教授人数的增长为标准，反映在行政梯队的层层叠加上，上层的人和下层的人、内部的人和外部的人越来越感到彼此没有联系。同时，很多人增强了了解和控制高等教育的雄心壮志。公民、官员和实际工作者都怀着日益高涨的期望，认为我们应该能安排教育事务，控制教育改革。分析家们深信，他们应该找出答案，并且认为如果他们加倍努力，设

计正确的理论，将能做到这一点。在使我们迷惘的模糊之中应该发现简明的线索。而同时，差距又在扩大。

怎么办？没有方法减少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因为任何个人无法控制经验的世界。在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各国之间，科学和高等教育内部在发明、专门化和竞争等方面出现的出乎意料的事，就足以保证将来不会更加简单。从分析的方面看，研究工作者不大可能积聚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极大地加速他们的进展和拓宽他们的研究范围，从而弥合差距。像在别处一样，他们命途多舛。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选择地进行研究，并压低他们的期望。我们从来没有真正需要了解高等教育的一切，那些想全部弄清近代高等教育系统的人们，是想做不可能的事，把注意力推向错误的方向。战略的决策是要有所选择，更加有意识地区分重要的和琐细的。

在有选择地探索高等教育的复杂现实的过程中，在当前，求助于若干最有关系的学科和它们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大好处。多种不同的分析的专业便是一些可供选择的认识方法，是使分析家更有知识同时又更加无知的视力通道。一个有启发作用的观点就像戏院里的聚光灯，当用强烈光线照射舞台前方的某些部位时，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部位上，同时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边缘的地位。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就像所有灯光都照射在舞台上，人们的目光在整个舞台前后漫游。但是学科的观点是非用不可的，因为我们正是在专家所发展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力量中找到利刃。高等教育的研究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手边没

有进行这种研究的各种不同的分析观点，没有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组织理论等所提供的观察的方法，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们。

随着过去 20 年间高等教育研究的加速发展，我们确实看到了许多学科的专家们的工作。社会学家们对高校入学机会和质量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经济学家们致力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大学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政策分析家们已经辨析出决策的主要领域，既研究政策的制订，又研究政策的实施。历史学家们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事件的川流不息和过去怎样制约着现在。当专家们研究这些问题时，很自然他们只管自己的事，不同学科的奖赏保证学术活动将沿着不同的轨道奋进。专家们有各种不同的词汇，难以了解彼此的语言。当他或她正专心致志研究本门学科时，谁能理解计量经济学家呢？学科专家们占领不同的文化机构，在不同的刊物发表文章，参加不同的会议，属于不同的学术团体。同时，因为他们谈论很不相同的东西，各自有一定的自信心，他们既迷惑实际工作者和外行人，也互不了解。

因此，当学科专家们研究高等教育时，我们可以跟随他们，要求他们解释他们的聚光灯所揭露的东西，并给他们相互介绍，这是有意义的事。偶尔的集体研究也可能是很有效益的。这种努力可以加强一种意识，就是那些分裂知识的人有责任把知识整合起来。它们可以通过其他领域的专家的坚持在树丛中多看一下森林，并且帮助各个领域的专家开阔思想。它们可以提供同声翻译，把专家的行话变为共同分享的语言。它们还能通过任何一种门类家，更

多地了解相邻专业的专家们的研究成果而丰富本专业的内容。在集体研究中,个人见解的局限性和别人见解的价值同时发现,能减少专家们的骄傲自大,提高学术工作中谦虚谨慎的作风。经过一番特殊的努力,集体研究还能对松散联合的研究中所出现的混乱现象提供一定程度的概念和分析方面的条理性,不是严密地控制研究,而是建议研究什么最有前途。这种集体研究,通过妥善的报道及不同专家的汇集,有助于博学之士了解各专业的特殊贡献,融会贯通,促进更为广泛深入的理解。

这些就是本书作者的希望和目的。本书主要的八章就是要阐明八个观点: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社会学的地位观点、文化的观点、科学的观点、以政策为中心的观点。我们要求专家们通过他们学科领域的透镜观察高等教育,说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各个观点注意高等教育系统的什么方面?什么是一个观点所想像或看到的,而其他观点所不会考虑或强调的?把高等教育看做一个政治系统、一个经济系统或者一个科学系统是什么意思呢?一个观点怎样和指导其他领域分析的研究方法联系起来呢?非历史学家的观点能千方百计解决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问题,还是他必须基本上保持与历史无关呢?有没有可以辨别的重叠部分或差距呢?

第一章至第八章这八篇文章开始是这样计划的:让八位学者各摆自己的观点,各取自己的方式。但是,他们也对一些共同的课题、邻近的解释、对别人有助益和使他们感到舒服的研究方法,寻求某种统一的认识。1982年,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的夏季学术讨论会上,^①经过四天的热烈讨论,25位专家批判地评价了这8篇文章。这25位专家都凭学科专长和比较研究的经验选聘,以保证对有关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然后对每篇文章进行修改,编辑成书。

第一章至第八章主要不是理论的系统阐述,或者方法论的运用,也不是文献的评述。确切地说,我们要求每位作者突出各自学科领域中在广义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方面的长处,进而以较大篇幅说明已经掌握的材料。某一特定的研究方法对理解高等教育提供了什么优秀的学术成就?此外,每位作者可以任意发挥各自特有的分析兴趣和优势。高等教育的研究既是一个散开的研究领域,又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每一

① “高等教育系统:八个学科的和比较的观点”讨论会,于1982年7月26日至31日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出席的25位专家除本书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和社会学教授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哈罗德·珀金(Harold J. Perkin)教授、英国布鲁纳尔大学政治系主任莫里斯·柯根(Maurice Kogan)教授、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加雷斯·威廉斯(Gareth Williams)教授、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马丁·屈罗(Martin A. Trow)教授、英国苏萨克斯大学教育系主任托尼·比彻(Tony Becher)教授、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研究所西蒙·施瓦茨曼(Simon Schwartzman)教授和巴黎第九大学教育和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拉迪斯拉夫·塞里奇(Ladislav Cerych)博士8人外,尚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鲍德里奇(J·Victor Baldridge)博士、柯尔曼(James S. Coleman)教授、罗蒂斯(Gary Rhoades)博士和苏洛蒙(Lewis Solomon)教授,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罗斯布拉特(Sheldon Rothblatt)教授,耶鲁大学的盖格(Roger Geiger)博士,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阿尔特巴赫(Philip Altbach)教授,阿姆斯特马萨诸塞大学的伯恩(Barbara Burn)博士,马里兰大学的伯达尔(Robert Berdahl)教授,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布莱克·斯通(Black Stone)教授,兰开斯特大学的富尔顿(Oliver Fulton)博士,巴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弗恩(Dorotea Furth)博士,西伯林自由大学的胡夫纳(Klaus Huefner)教授,卡塞尔综合大学的泰希勒(Ulrich Teichler)教授,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普雷姆福斯(Rune Premfors)博士和威特洛克(Bjorn Wittrock)博士,以及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潮木守一教授。